

麗人賦

女子在陰暗潮濕的房內變著戲法，右手捻起一截白線細揉成團，放入左掌心變成一朵紫藤花，回到右手則變成一隻蝴蝶，蝴蝶振翅欲飛，女子伸手一撈，蝴蝶反而翩然飛遠，停棲在半朽的窗櫺。女子離開床鋪，走向窗邊攀著窗緣出神，屋外竟有一持絹扇反手身後的麗人背向她。

蔣雲檀立在紫藤花下，雙眸微眯仰望青空，身上穿著今春新裁的紫紅綢鑲彩繡百褶裙，裙幅底下還繫著小鈴。前些日子祖母叨唸近來沒什麼喜事，想請個什麼班子來宅裡熱鬧熱鬧，今晚父親便廣邀親友，請來影戲班子連唱三晚堂會。

雲檀並不是愛聽戲的人，她只愛人多熱鬧，喜歡隔著透亮的影窗，看紅綠黃黑繽紛相間的皮影，靈活地在小影框中躍動，她閨房裡就有好些官皮箱收著各式影人，閒來沒事便拿出戲偶，自說自演地玩起來。

她有些出神地把玩手中的銀香毬邊想著：「不知今晚蔚泱會穿什麼新樣的衣裳？」

沈蔚泱是當地大布商的二小姐，每回見她，身上都穿著花色最新料子最好的衣裳，款式也是老師傅的手藝。蔚泱長得好，總含笑花似地親和，雲檀卻老覺得蔚泱的笑裡藏著東西。偏去春雲檀與蔚泱的大哥蔚珩訂下親，本就難將蔚泱疼進心坎，這下反而要更加處處讓她疼她了。

有回不知哪個好事自以為多讀些書的叔伯，某次家宴的酒後，玩笑似地把蔚泱比作枝枝濃艷壓群芳的牡丹，而把雲檀比為嬌嬈全在欲開時的海棠，雲檀輾轉自下人處聽到，當晚不知跟誰賭氣似地蹲在廊前，顧不得晚來驟雨濺了她一身，默默地用小樹枝刨爛每株海棠花的根。

日光下久站，雲檀潔淨細膩的額頭微泌出汗，她輕搖絹扇，打算回房翻找首飾盒內有無適合的首飾可供今晚配戴。回過身卻見一人影正透過窗櫺明瓦望向這頭，這景象霎時間讓雲檀愣住，但轉念想或許是哪個小丫頭在她房裡古古怪怪，連跑帶走地奔入房內，房內無人，她眉頭微蹙輕合扇緣，隨即走到鏡台前拉開所有的抽屜查看，東西倒一件不少，雲檀抿抿嘴，不假多想索性坐在鏡前逐一試妝。

日暮西山，被鎖在暗室的女子走到倚牆的水缸邊，卸下寬大的舊袍子，奶白色的肌膚盈盈發亮，纖瘦的背部肩骨如同靜謐的白鴿，她彎下身看著模糊不清的水鏡，臉上的胎斑在水中似乎不明顯，她深吸一口氣將臉浸入水中，冰冷的水使她全身打哆嗦，自她嘴裡吐出細碎的小氣泡，汨汨上升。

即屆傍晚，院裡已搭好影戲台子，四周圍起布幔，影窗也安置上去，下人們忙進忙出地搬桌弄椅薰香點燈，幾個負責文武場的老先生閑坐院裡調弦弄索，雲檀耐不住性子，早從房裡出來在廳院閒逛，手邊正忙著的奶娘見到她到處走動，

便以眼神輕示責備，她笑拿起絹扇遮擋奶娘的投來目光，奶娘只好搖頭笑笑自己忙去。

雲檀倚在廊柱旁，看著院裡來往的人群，影窗亮起了燈，騰雲駕霧的孫猴子跟白骨精的皮影在影窗內高來飛去，這耍影人技巧相當嫻熟，雲檀漸入了迷。直到有個拉三弦老先生對台子裡粗聲喊著：「喜來！喜來！」孫猴子的皮影猝然下台，雲檀的目光才流轉至那出聲干擾她興致的老人身上。

有個年輕人匆忙自布幔內探出頭答應，雲檀毫不遮掩地打量著他，淨白臉丹鳳眼眉清目秀的，看起來內向老實。可當年輕人探出整個身子，露出背上隆起的小丘，她不禁用扇阻擋呼之欲出的惋惜。

喜來拿著痰盂低下身快步迎到叫喚他的人面前，老先生怪聲怪氣煞費力氣地咳出一口痰，喜來接過痰後抬起頭，恰對上蔣小姐直接的視線，喜來不禁紅了臉耳根子發熱，匆匆躲入黑幔中，雲檀見那楞樣子不禁低聲笑道：「真是可惜了！」

待所邀賓客與蔣家上下老小用過晚飯，紛紛到庭中就座，雲檀扶著祖母坐在前頭，老太太不斷問孫女：「沈家小姐怎麼還沒來？你幫我看著，她來了可得讓她坐到我跟前！你們往後就是姑嫂，千萬別怠慢人家。」

雲檀撒嬌地挽住祖母的臂膀：「我可沒怠慢她，今晚我讓廚房做了她愛的綠雪如意捲跟銀毫方糕，她愛的她不愛的我都一一記住了。」

影戲將開鑼時，沈蔚泱才姍姍來遲，她罩著粉色緞地繡花斗篷，在闌珊燈火搖曳的春夜裡，她收攏住光似款款走來，爾雅有禮地跟老祖母問過安後，便在她身旁落坐，並親熱地握住蔣老太太的手：「春夜裡寒，怕您手冷，替老太太您暖著！」

雲檀此時注意到蔚泱腕上戴著仿唐的金跳脫，亮燦燦的新鐲子有著不同的異族風情，她暗想蔚泱方才刻意替祖母暖手的舉動，本意該是炫耀，只是碰巧讓她想出這樣一舉兩得的討巧方式，一想到這層，原本端起茶點碟子的手，便不動聲色地悄然放下。

開場鑼響，眾聲齊下，影人兒出場道白，今晚演西遊的八戒招親、火焰山與三打白骨精，耍線人極能製造效果唱白俱佳，台下眾人紛紛鼓掌叫好喧鬧一片。雲檀盯著影窗，靈巧的戲偶飛來鬥去，沒想到那個叫喜來的弄影人，耍線耍得這麼好，她的心思骨碌碌地轉到喜來身上：明日或許可以找他挖寶去。

陋室裡的薄被不敵春夜的寒意，女子蜷曲著身體，雙手緊握一枚銀香毬窸窣發抖，她想藉著想其他事來轉移寒冷的感覺。今天見到的女子穿著打扮是她從沒見過的，可能是異族人吧！雖只見到背影，但應該是個美人，那樣姣好的背影，該是美人才會有的。女子翻過身躺平，卻突然咳了起來，肩胛骨撞著床板發疼，女子舉起手中的銀香毬想，或許那個人也喜歡那樣的美人，那樣的美人誰能不喜歡呢？

雲檀今日起了大早，披散著頭髮，腳踏軟鞋坐在床緣，看似發呆實則認真思索著：該找什麼理由去找那弄影人？

奶娘打了洗臉水進來見到小姐發楞的模樣，連喊著：「姑娘怎麼還賴著？快下來吧！」

百般不情願地下了床換好衣裳，雲檀坐在鏡前任奶娘幫她梳頭打理，她眼神直視鏡面而無焦點，手裡還轉著那枚銀香毬。奶娘見她一句話都不說，忍不住問：「姑娘今日話怎麼少了？」

聽到問話，雲檀回過神，對鏡中的奶娘說：「奶娘，我跟沈家小姐誰好？」

奶娘一聽這問題，強忍住笑：「各有各的好，不是說一個牡丹一個海棠嗎？」奶娘挑揀著匣中的首飾，正猶疑著要翠羽簪好還是團花的金釧。

「那牡丹好還是海棠好？」雲檀邊問邊手指盒中的團花金釧。

「這哪分得出高低呀？愛牡丹的就愛牡丹的好，愛海棠的就愛海棠的好！又何須非分出個高低不可？」奶娘拿起小鏡對著雲檀後頭照著。

雲檀不等奶娘放下小鏡，霍地站起身，突來的動作讓奶娘險些打破鏡子，她快步走向門邊說道：「那就是舉這樣俗濫比喻的人多事！」

隨即她又止步轉身問：「奶娘，那影戲班子被安置在宅裡何處？」

「應該是空著的下人房吧，姑娘，你可別去招惹人家，當心老夫人罵！」奶娘先一步擋住門口不讓她出門。

「您不說沒人知道！」雲檀邊說邊笑，自奶娘阻擋的漏洞中鑽出，跑得不見蹤影。

雲檀在背弄輕快地跑跳著，一溜煙地來到下人房的小院落，露濕的青石地險些讓人打滑，她自每間房門上的小方格偷瞧那個叫喜來的是不是在裡邊。直到最後一間房，房門大開，雲檀躲在門邊探著，見一駝背的身影正背向門整理東西，她正揣想著該怎麼出現比較恰當，卻被漂浮在微熹光線中的粉塵引逗得打了個噴嚏。

當喜來回過身見到立在門口背光的雲檀，那種不真實讓喜來一時間不知該做何反應，久久才遲疑地站起身，羞赧又矜持地點頭：「小姐好。」

「你叫喜來吧？你耍線耍得真好。」雲檀跨進門檻，隨意地打量這簡陋的屋子，樑上結了些蛛網，有些家具上還蒙著灰，裝皮影、樂器的箱籠堆疊在地，狹小的屋內，幾無旋身之地。

「可我不會唱，只會耍。」喜來駝著身眼睛直視地面，不敢抬頭。

「我就只愛看人耍線，不然你開箱籠，教我怎麼耍線吧，我有好幾皮箱的皮影，但我怎麼耍都不能像你那樣靈活！」雲檀靠近他，身上的梔子花香在陋室中暗自飄動。

喜來略略往後退，囁嚅地說：「老班主知道會罵人的。」

「那就等你班主不在或者不注意的時候教我吧！」雲檀彎下身側著頭上視喜來的眼睛。

喜來斂眉考慮半晌，勉強自己對上眼前人的視線，有些不安地說道：「那明天午飯過後來吧！先生們在隔壁房裡，都要睡上好長一段時間的午覺，小姐過來時可得輕聲點。」

雲檀滿臉笑意地站直身子，將拎在手中的小布包遞給喜來說：「這糕餅就權充束脩吧，特地帶來給你的。」

喜來本要伸出一隻手拿過，又覺得不對，趕忙伸出另隻手，雙手朝上像是乞討。見他慌亂雲檀更覺好笑，將糕餅放到他手上後說：「我明日再過來」說罷便輕靈靈地走出門去，融入院裡業已明亮的日光中。

喜來細細解開小布包，看著方巾內的精巧糕點，良久，他浮起一抹帶著憂愁的笑意，隨即綁上方巾，將糕點藏在枕邊。

外頭春光正好，暗室的女子懶懶地躺在不甚舒服的床舖上，哥哥遲遲未送飯來，飢餓讓她無法集中精神，喉嚨一陣癢，又激烈地嗽起來。她一手緊握銀香毬，另手觸按右臉上的大片胎斑。她想念和哥哥他們在瓦子表演雜技的日子，一大夥人盡展本事，吞鐵劍、使傀儡、猴呈百戲、使蜂喚蝶，自己則戴著面具表演幻術，她是小有名氣的陸小仙。熱鬧的大街，熙往的人潮，去年的元宵，是何等的金碧交輝，紙糊百戲彩燈錦繡，四周彩色的煙霧瀰漫，就在那晚她撿到那人遺落的銀香毬，她奮力推擠前行，想在人群中逐步靠近他，好將香毬親自交還，就在伸手即能觸及那人的時刻，她遲疑了，停下腳步楞楞地站在原地注視他漸遠的身影，世界裡所有的聲響杳然消失，只剩心中暗自獨步的足音。

雲檀坐在梳妝台前，將早開的素馨編成花串別在髻上，正顧影自盼，發現鏡面不知何時朦朧一片，凝結水霧似地圈出人形，她帶著狐疑試探地靠向鏡前，有些嫌惡地伸出指尖輕觸鏡面，那霧氣像嵌在鏡子裡擦不清亮，她縮回手將紅布蓋上鏡面，不想為多為這浮光掠影的事傷神。

午後的陽光異常炎熱，雲檀搖著絹扇，悄然步入小院，喜來坐在廊下的小竹椅上打盹，雲檀走近他，故意在他面前輕搖絹扇，同樣的梔子甜香絲絲傳來，喜來猛地驚醒，趕忙站起身鞠躬：「小姐好。」

雲檀用扇阻擋喜來繼續出聲，兩人步入屋內，喜來自牆柱的釘子上取下一串繫著紅繩的鑰匙，輕手輕腳地打開一個箱籠，恭敬地請出一穿紅衣的旦角，趁喜來開箱籠，雲檀也好奇地湊過去，探頭瞧箱內有什麼寶貝。

喜來關上箱籠正要示範怎麼操桿，雲檀突然搖搖手笑說：「喜來，我不想學了，今天我只想瞧瞧你們班子的影人。」

聽到這話喜來紅了臉，懷著私心的一頭熱反讓自己進退維谷，他訥訥地放下手中的戲偶，自懷中掏出鑰匙將箱籠逐一打開，取出件件生旦淨末丑，妖精魔怪、飛鳥走獸的皮影。

外頭日光靜好，兩人就這麼靜謐無聲地席坐在地，喜來每取出一尊戲偶，便不出聲地為雲檀操作示範，見眼前麗人因專心而雙眸發亮，喜來也跟著笑起來。

直到看完每個箱籠裡的戲偶，雲檀發現有個擺在最底層的老舊箱籠，她扯扯喜來的袖子問道：「那箱籠也是裝皮影的嗎？」

喜來順著雲檀所指方向望去：「那是老班主家傳的，顏色光澤已經不漂亮，好長時間不拿出來耍了。」

「我想看。」雲檀走近那箱籠，蹲下來想打開。

喜來本來有些猶豫，但轉念一想，還是打開這口箱子，取出老舊的皮影，雲檀乍見這些褪了色澤的皮影，有些意興闌珊，但隨即注意到一件刻工極好的文武生皮影，她不知怎地忘情地拿起它，透著光注視許久。

喜來看著雲檀的側臉，那因皮影而明亮的神情……，他無法克制地突然伸手取回那文武生：「小姐，你該走了，先生們可能快睡醒了。」

兀地一驚，雲檀才如夢初醒款款起身：「今晚堂會結束，你們應會再留一晚，等明天用過午飯才走吧？」

「這要看班主怎麼決定。」喜來不看她，只顧著收拾著戲偶，將箱籠上鎖。

雲檀走向門口，正要出門又忍不住回頭看喜來，喜來佝僂著身，頭也不抬地專心整理箱籠，她笑笑躡足步出門去。

這晚雲檀沒去看堂會，她獨自在房打開所有的官皮箱，逡視所擁有的影人，那文武生的皮影緊縛著她的心思，只要再有那件皮影，她就心滿意足，可是聽喜來那樣說，要喜來讓給她是行不通的，但若直接找班主要，那不就讓人知道她去找過喜來？雲檀坐在地上苦思著。

門邊響起輕扣聲，蔚泱身著華服，手捧木盒笑意盈盈地走進來：「妳奶娘說妳這幾天下來乏了，今晚不想看戲，結果妳自己躲在房裡看這些寶貝，妳到我們家後可別把這些看得比我哥哥重啊。」

雲檀故意略過蔚泱的玩笑，邊蓋上箱蓋邊笑說：「妳怎不在前院看戲？」

「我帶了東西給妳，是哥哥前些日子帶給我的，我想這跟你挺合襯，妳戴著應比我合適。」蔚泱邊說邊開了木盒，盒內是兩枝極為樸素無飾的銀耳挖簪，並無新奇討巧之處，戴著既不顯眼，留著徒佔空間。

雲檀瞧著盒內，捻起簪子後粲然笑道：「這太貴重了，我真能收嗎？」

「妳以後就是我嫂嫂，當然能收啊。」蔚泱取過簪子，替雲檀簪在髻上，兩人牽手走到鏡前，蔚泱笑：「看這簪子跟妳多合襯啊。」

雲檀笑而不語，早晨鏡面惱人的朦朧雲開霧散清亮一片。

「今晚在我房裡住下吧，我們好長時間沒好好說話了。」雲檀搭著蔚泱扶在她肩上的手熱切地說道。

燈火搖曳軟光流轉，一雙麗人對鏡而笑。

小仙就著月光照鏡，今早她有種錯覺，好像自鏡中模糊地看到白淨如月的美人。是鬼嗎？或是她成天的想望所生的幻影？她摩挲早已磨損不堪的鏡面，明知卑微的願望難成，依舊誠心默禱：只要一晚就好，讓她的臉也能月淨無瑕。

翌日中午雲檀找了藉口自蔚泱身邊脫身，她來到廚房灶間外偷覷，喜來跟影戲班子正在這兒用飯。雲檀立在窗邊一會兒後轉身走開，若無其事地步至喜來他們暫住的小院，她大膽地推開喜來的房門，側身掩入後輕聲關上。

柱上的鑰匙還在，看著滿地的箱籠，她取下那串鑰匙，鑰匙零丁作響，她只想再看那文武生一眼，只看一眼就好，她手腳俐落地打開那破舊箱籠，在裡頭翻找著，當她碰觸到心心念念的戲偶時，再也捨不得放開，柔膩的指尖緩慢地來回感受那古老的潤澤，那些排列在內的其他影人，似乎正瞪眼看她。雲檀一咬唇，將影人揣在懷中，快速地闔上箱蓋鎖住箱籠，將鑰匙掛回原處，冷靜自持地離開屋子。

心鼓鼓激烈地跳動著，緊張與恐懼混雜的微妙感，竟讓雲檀笑了起來，回到自己的屋內，蔚泱正坐在鏡檯前補眉，她自鏡中見雲檀匆忙地奔入房內，連忙說道：「妳要廚房熬的珍珠玉子粥奶娘幫妳送來了，粥都快涼了妳才回來。噯！妳手上那破皮影是怎麼回事？」

臉上一陣麻，雲檀輕描淡寫地笑道：「這可不是什麼破皮影，是我請影戲班子割愛的。」

蔚泱轉頭一臉嚴肅地看著雲檀，她那打量的眼神直讓雲檀充滿警戒，蔚泱隨即笑出聲說：「我回去可得跟哥哥說一聲，準備一間上房放妳的皮影，免得新房放了妳的皮影放不了妳的嫁妝。」

雲檀聽了只是笑笑，自顧自地將影人放入官皮箱中。

草草用過午飯，喜來先回房，準備將箱籠一箱箱地搬到小舟上，陽光照得青石地板發白，喜來正要跨進門，卻踢到一玲瓏的小球，他低下身撿起來仔細瞧著，喃喃說道：「這東西好像是小姐別在襟上的那個。」

鏤花的銀香毬雕工細膩，喜來細撫那猶帶香澤的紋路，想起那只見過三次面的大小姐，他淨白的面容湧現鮮見的笑渦，將那枚小球暫時揣進懷裡，進到屋內吃力地將箱籠一箱箱地往船上搬去。

雲檀躺在紫藤花下的竹搖椅上微眯著眼細搖絹扇，紫藤花落了她滿身，軟風緩緩迎來，搖了滿樹花香。

奶娘疾步跨入院內，聽見奶娘的腳步聲，雲檀眼也不張，正打算沉沉睡去，奶娘替她掃下身上的落花，拔高聲音說道：「我的好姑娘，叫妳不要去招惹那影班子，妳偏去招惹」

這話有些蹊蹺，雲檀連忙睜開眼問：「我招惹什麼了？」

「還說沒有，那駝小子明明東西都上船啦，還頻頻往屋裡瞧，一會說尿急，一會說落了東西，進進出出三四次，最後忍不住地問了個丫頭說：「妳家小姐呢？」恰好我經過，攆了小丫頭走。」

「原來是這事啊，那喜來呢？」聽奶娘這麼說，隨即又放心地躺回椅上。

「我就打發他走啦，我說小姐跟你素昧平生，怎會認識你，你找小姐是存心壞她名聲嗎？他也是個老實人，臉一紅就走了，你以後可別這樣糟蹋人啦。」奶娘邊說邊伸手幫雲檀整理些微散開的髮絲。

雲檀懶洋洋地閉上眼睛，微笑道：「我怎麼糟蹋人了？誰又准他動心來？」

「還貧嘴，噯，妳銀香毬怎不在襟上？」

伸手碰著前襟，銀香毬果然不在，雲檀慌張站起身在地上四處找著，又跑進房裡翻箱倒櫃地找，奶娘跟在一旁焦急：「該不會是掉了？那可是夫人特地留給妳的東西啊。」

「奶娘，妳幫我到下人住的小院，一間間找，特別是最尾那間房，可別漏了。」

過了好些時間，雲檀氣喘噓噓地坐在椅上，床鋪被褥凌亂不堪，首飾盒子全翻倒在地，銀香毬就是找不著。

等奶娘回來，奶娘也搖搖頭說：「妳會走的路上，我都找遍了，每間屋裡也都找過了，找不著啊，可能被誰撿去了，說不定是影戲班子的人。」

雲檀回想今日中午的事，她出喜來屋裡時，隱約聽見細微的聲響，當時她沒多留心，想是落在喜來屋裡了，她擺擺手嘆口氣，支手撐頤細聲說道：「讓他撿去真真便宜他了。」

小仙就著微光低頭玩弄手中的白線，破敗的門有些聲響，小仙停下手中的動作，有些痴呆地看著門口，擅長走索的哥哥打開門鎖，蒙著口鼻替她送飯來了。小仙無甚反應，只是發楞地看著哥哥，久久才問道：「何時才能出去？」哥哥背過身啞著嗓子說：「等妳病好吧。」等哥哥離開後，小仙才小心翼翼地拿飯過來，也不用筷，用手扒了滿嘴油膩。

大雜院內燈火微弱，喜來垂手跪在老班主面前，裝影人的箱籠悉數打開放在一旁，專司下線的和旺告了密，說這幾日觀察喜來，發現喜來身上藏著價值不菲的銀器，說不準是盜賣班裡的什麼東西得來的。

老班主坐在長凳上撐著手杖，沉沉說道：「皮影賣誰啦？把賣得的東西交出來。」

喜來沉默地搖搖頭，反抗他從不敢違逆的老班主。

老班主氣極地用手杖直對喜來前額敲去，敲得喜來頭破血流，亂棍如雨擊打在喜來身上，罵道：「忘恩負義，數典忘祖的龜兒子，也不想當初誰給你一口飯吃的，我不會留你，有本事你自己外頭闖去，看誰會給你這駝子飯吃！」

老班主連打帶踢地將喜來趕出大雜院，沒人出面替喜來講句話。

喜來滿身青紫踽踽獨行在沿河道而建的街上，夜裡街上並無人煙，他手捂額上的傷口，血自指縫中緩緩滲出，他另手緊握著小銀球，他沒有膽量拿這銀球找蔣家小姐當面問清楚，他怕，怕親耳聽到她說出的真實。

喜來累極了，他蹲在岸邊低頭俯視河面，夜裡水黑如墨，還帶點腥臭，看不清水面上能照映出的影子，只有一道青藍的月光清楚，可是此刻喜來卻自這黑水

中清楚地照見自己：一張可憐、可笑、可鄙、愚蠢又無知的臉，狼狽的樣子恥笑自己到此為止的人生。

或許就這樣拋棄不完的形軀，讓意識自由地隨波逐流，遊蕩到他真正想去的地方，「想見她想見她」喜來聽到這樣的聲音，波動起伏蘊含深邃的引力，他盯著水面全身不住地發抖。

這一夜，沒人知道喜來究竟是失足落水，抑或是深思後決定自沉於這泛浮腥臭的黑水之中。

雲檀正試穿用沈家送來的布料裁好的團花金線紅褂，奶娘氣喘喘地推開房門喊道：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」

雲檀悠閒地步到茶几邊，替奶娘倒了碗茶說：「我人在這兒，時間有的是，您老慢慢說，免得你說不流利，我也聽不舒坦。」

奶娘接過茶坐在黃花梨木的玫瑰椅上，啜了口茶順順氣才說道：「自你銀香毬丟了的時候，我就一直惦記著，想說哪天我順道去那影戲班子的落腳處細細盤問，心想就算他們撿去脫了手，問清去向也知道該怎麼找回來。」

「您怎還惦記著這事啊？我都不惦記了。」雲檀不理奶娘，逕自走回鏡前。

「結果我還沒到他們落腳的那大雜院，就見在那附近的水埠上圍了一群人，問了人才知道，今早賣花郎發現有具屍身在水裡載浮載沉，你說那屍體是誰？就是半個月前你招惹的那個叫喜來的駝子啊！聽人說他手裡緊握著一枚鏤花銀球不放，我想可能就是您弄丟的那個。」

雲檀的肩頭悚然一緊，理平衣領的手顯得僵硬，她不想讓奶娘犯疑，頭也沒回道：「奶娘，可別再說了，想到自個兒的東西被死人緊握著，總是心裡發毛。」

半晌又想到什麼似地，轉頭淡淡交待著：「奶娘，我知道您最疼我，我是快嫁人的人了，這事您就別再跟家裡頭其他人說去。」

喜來的名字像用砂寫的字，就這麼風一吹，半點也沒留在雲檀心上。

穀雨過後立夏將屆的日子，雲檀帶著大批的妝奩風光嫁入沈家，鑼鼓炮竹齊鳴，轎裡的新娘都聞得到外頭濃重的煙硝味，迎親的陣仗令雲英未嫁的姑娘們艷羨，對這樣的喧鬧場面雲檀一反常態地冷眼相待，跟當新娘相比，她還是比較喜歡當姑娘，當姑娘人人才會捧在手心裡疼。

婚後半個多月，沈家並不因為多了雲檀而有什麼改變，依舊如日月運行般照常生活。雲檀身著鵝黃窄袖鑲邊大襖，豆綠色百褶裙，手執碧紗扇在沈家深院小徑徐行，方才她到後邊堂樓上跟婆婆請安，婆婆見她這身打扮，略蹙眉地說道：「都是當人家媳婦的人了，怎麼還穿這樣輕佻的顏色？」

沈家老爺過世後，剩下蔚珩、蔚泱兄妹跟母親三個孤兒寡母，沈家產業好些年都由沈老夫人打理，這幾年才全盤放手給兒子。沈老夫人本也是個精明厲害的人，只是這兩年因婦女病歪在床上不能管事，成日用漢方滋補也未見起色，雲檀想起婚後頭回進到這屋內，看到卸粧後面色蠟黃的婆婆加上滿室的藥味，心中倒

有些暗暗慶幸，往後每當婆婆對她說了些責備之語，她都會將話中的厲害減去八分。

初夏的天氣悶熱窒礙，天邊鬱沉沉地卻未見下雨，深宅裡的時間猶如被這樣的空氣密度凝結住，更讓人心煩，雲檀回到房內，解開領口斜倚在馬蹄榻上，慵懶地搖扇納涼，不久天落起雨來，潮濕的雨味自每扇敞開的窗中湧進，雲檀的夢境在這樣的濕潤空氣中慢慢浮起，匯聚成濃厚的雨氣，急急地打在她身上。

幽暗的房裡亮了燈，影人們自己打開官皮箱，自顧自地在穿衣鏡跟遮屏前嬉笑活動，那老舊的文武生最後一個出皮箱，它輕盈如幽靈般飄浮，鵝毛似地落在雲檀的心口上，她撫觸這熟悉的質感，文武生無聲息地增長擴大，有如一張完整攤開的牛皮，既輕又軟地躺在雲檀身上，這樣的輕軟有預謀的逐漸緊縮，像用盡畢生氣力的擁抱，那力道讓皮影一點一點地滲進雲檀的肌膚。

房裡淹滿了水，所有的傢俱都浮了起來，惟獨她往幽暗的水中下沉，盤好的髮在水中散開，釵鈿珠花糾結住幾束青髮，深色的水噙痛她的胸，倏地包圍四周的深水撒空，雲檀突然失了底，整個身子直直往前墜落。

身前適時有股力量撐住她的雙臂，一睜眼，竟是自己的丈夫。

「被魘住了？」蔚珩站在低幾階的梯上仰頭看著她問。

似乎尚未自夢中回魂，夢遊者睜大雙眼有些茫然地點頭。

蔚珩牽住她的手，笑著步上樓說：「午覺可別睡太長，魂會被勾走的。」

緊握丈夫的手，雲檀藉著他的手溫確定自己回到這世上，而不是在那森冷孤靜的水中。

暗室內的夏夜極為涼爽舒適，小仙略敞衣領躺在床上，在睡前側耳辨識屋外有哪些蟲鳴蛙叫，她闔著眼隨著屋外的自然之音流動，逐漸忘卻自己有所限制的沉重肉身，魂魄以極小的光纖微粒慢慢地自每個毛孔滲出，融入夏夜的瑟音。朽門咿呀地被打開，小仙尚未辨識來者何人，立即被烏沉沉的黑布蒙上頭臉，小仙恐懼地踢抓著，她感覺得到來者不只一人，過大的破舊袍子被撩起，身體感到一陣冰涼。

天色新朗，院裡的草木鬱綠，雲檀帶著蔚泱至廚房叮囑廚娘等人準備等會待客的茶點，一樣一樣交代齊全了，才放心步出平日不入的廚院。這是她身為人婦後，頭回招待屬於自己的客人，夏至將臨，這年輕的女主人特意邀了些年輕的女客來挑選剛到的新樣夏布，各色輕細軟令人心動的薄紗細麻。

雲檀今日穿上正紅色的魚鱗裙，每一褶摺鑲飾的繡花都是她叮嚀師傅細心繡上的，每走一步所展現的波動都極為醉人。姑嫂兩人靜默地走在廊下，蔚泱卻突地掩嘴而笑打破寂靜，雲檀不禁有些疑惑地看著蔚泱問道：「好端端笑什麼？」

「我笑是因為我想起我昨天問哥哥覺得嫂嫂如何？新媳婦都想知道自己的丈夫怎麼看自己，只是怕羞而不敢問，所以昨日我替嫂嫂問了。」蔚泱的美眸含笑地烏溜轉著。

「是嗎？」雲檀故作坦然地漫聲答應著。

「哥哥說嫂嫂什麼都好，只是……。」蔚泱停下腳步，輕含蟬翼扇邊，眼下的臥蠶微微浮出。

雲檀面對蔚泱這樣的故意作弄感到不耐，可又不好發作，也只能陪在蔚泱身邊聽她等會要說些什麼。

蔚泱轉頭直盯雲檀的臉笑道：「哥哥只說嫂嫂的鼻子能再秀挺點更好。」

面對蔚泱飽含笑意又毫不掩飾的視線，雲檀險些想舉扇遮掩鼻子，卻又強忍下來，這樣的動作只會讓蔚泱更加得意，她寧可這句話是丈夫親自對她說，也不願是丈夫告訴蔚泱，自己再由蔚泱這裡聽到。

雲檀粲然一笑：「我都還沒挑剔妳哥哥，他倒先挑剔起我來了，我回去非擰他的嘴不可。」

蔚泱主動挽住雲檀的手，順勢將話題轉移到夏布上，親親睦睦地往廳裡走去。

是夜蔚珩半倚檐炕就燈讀書，雲檀伴在一旁玩著解連環，今晚尚未聽妻子開口說話，蔚珩有些沉不住氣，放下書本忍不住開口問：「今天如何？」

雲檀頭也沒抬地回道：「不如何。」

「今天常雲染坊的李小姐也來了吧，聽下人說是個美人。」蔚珩笑問。

雲檀想起今早看到李家小姐時，乍見不覺是人間艷色，但的確讓人感到一股裊裊婷婷的風韻，淡妝素服在一片濃麗色澤中反顯清艷。

「屋裡個個都是美人，我反沒特別留心她了，聽說是個極孝順的姑娘，人又勤勞，而且繡工極好，今日也帶了幾件她的繡品過來，可惜這樣的好姑娘已經說給人了。」雲檀停下手中的解連環淡淡說道。

蔚珩聽到後半段便覺得無趣，這樣的稱讚反讓他失去對李家小姐的好奇，又見雲檀今晚不甚熱絡，只好默默撿起書本繼續研讀。

房裡的氣氛又是凝結的沉默，雲檀匡啷一聲將解連環丟下，悶聲不吭地爬下檐炕跛著軟鞋走進隔間房裡上床躺著。

尚未摸清妻子脾氣的蔚珩不多久放下書本嘆口氣，趕忙跟進房裡立在床畔問：「怎麼生氣了？」

雲檀猶自背著，不搭理身後的人，蔚珩不禁伸出手扳過雲檀的身子，發現她竟抽抽咽咽地哭著。

「好端端地怎麼哭了？」

「誰叫你跟你妹妹說了那些話？」雲檀支起半個身子邊哽咽邊說道。

「我沒跟蔚泱說什麼啊。」蔚珩摸不著頭緒，自己跟妹妹說了什麼竟讓雲檀這樣生氣。

「你嫌我鼻子醜。」雲檀說完便又躺下翻過身去背向他。

蔚珩失笑：「原來是這事啊？我只是說更秀挺些好，並沒嫌你鼻子醜啊。」

見雲檀依舊不理會，蔚珩思索了半晌，自懷中掏出一包金玉鎖片，垂在她面前：「這玉鎖片蔚泱跟我要了好幾次我都沒給她，這回我單單把它給妳了。」

雲檀盯著垂在眼前晃動的玉鎖片，不禁伸手撩撥，金箔的光澤在燭光照映下，映得她滿臉霞光。

小仙衣不蔽體地橫躺在床上，雙眼空洞地直視透著天光的屋頂，她的手垂下床沿，本緊握著的銀香毬輕聲墜落在地，她想起已經有好些天沒見到那不知是幻是鬼的美人，即便是鬼，她也是不怕的，當那樣的艷鬼還比當她這樣的活人好，她也想當那樣的艷鬼，但現在她連想像的力氣都沒了，或許連想都是可笑的奢望。昨晚應該是跟著哥哥耍雜技的那夥人，她掙扎中曾抓到一人沒了小指頭的左手，那表演鼓棒的人也是左手沒了小指頭的，還有一些似曾相識的語音。日光移動，熱熱地照著她的雙足，小仙感到自己的雙腳冷得像冰。

雲檀一早對著穿衣鏡解開衣裳，撩起褻衣，昨晚丈夫發現她左胸下有塊淡色的青紫，原先想著可能是哪時不小心碰傷的，但用指腹微微按壓，卻又不覺得痛，可能過些天顏色就會退了吧。

她穿好衣服扣好盤紐，一抬頭自鏡中發現窗邊椅上坐著一個蓬亂著髮，穿古代衣裝的女人，那女人像是個影子，日光穿過她稀薄的身影落在地面。

雲檀對著鏡子瞪大眼不敢轉身，朝鏡子喊：「妳是誰家的姑娘？」

那女人像是在另一個時空般，完全聽不見這世的聲音，那女人有些迷離地轉過頭，雙眸未曾對焦，在她轉過頭的瞬間，雲檀自鏡中看到女人的臉，大半張臉有著青紫色的胎斑，兩人的視線逐漸相對，雲檀自頭頂冷到腳，絲毫不敢移動半分，有好長時間無法自己，直到雙腳發麻跌坐在地，她看往窗邊，人影已蒸散無蹤。

這件事情日後雲檀未向其他人提起，自己成為沈家人也不過兩個月，若跟人提及鬼神之事恐叫下人當笑話，但又怕獨自待在房裡，自此雲檀便盡量在宅裡有人氣的地方走動，宅裡的下人們做起事來顯得更勤奮了。

日復一日，雲檀發現自己左胸下的那塊青紫顏色愈加深沉，甚至變得有些怪異混濁，依舊不覺得痛，但隨著身上這塊青紫色的斑越來越大，且顏色更加明顯時，她倒是有些慌了，擦了藥也未見成效，這樣醜陋的斑又怎能去看大夫？近幾日她都和衣而眠，完全不理會丈夫，起先蔚珩順著她的意，心想過些天便好，後來發現她態度堅決，他反不好意思勉強。

那晚雲檀跟她丈夫兩人都熟睡著，時至半夜左胸下青斑處似隱隱發脹，她眼睛猶是深睡中的緊閉，身體癱瘓似地無法動作，有種冰涼濕潤且柔軟的觸感，自她的頸項邊逐漸上移至頰邊至耳垂，依稀聽得有人在耳邊低語：「妳的心是黑的。」

猛地睜開眼，背後已汗濕一片，身體仍無法自主，左邊臉頰那冰涼濕漬的感覺猶在，待身體稍稍恢復知覺，她轉身看躺在右手邊熟睡的丈夫，驚醒後的心悸感使她無法入睡，只能聽著夜裡屋裡屋外的各種聲響，睜著眼直到雞啼。

隔日雲檀發現自己左胸下的青斑略略隆起，變成一個凹凸不平的疙瘩，伸出指尖碰觸，那觸感使她扶著鏡子嘔了起來。雲檀疲憊又束手無策地倚坐鏡前，偌

大的宅裡竟沒人能幫上自己，鏡中模樣如此萎黃，這些日子被這鬼東西折騰得消瘦好些，眼眶也凹陷下去，她理理鬆散的鬢髮，想起了奶娘。

翌日近午時分，奶娘才來到沈家，待領奶娘進門的小丫頭退出房門後，奶娘忍不住心疼問道：「怎麼瘦了？」

雲檀無力地搖頭，想說些什麼卻哽咽，只好將奶娘拉至穿衣鏡後，撩開衣裳讓奶娘看那疙瘩，奶娘驚訝地掩住嘴說：「怎長出的怪東西？乍見像張人臉。」

她跪下摟著奶娘的腰，將這兩月她夢見、遇見的怪事全說給奶娘，說罷埋進奶娘懷裡哭號著：「奶娘。」

奶娘撫著她的背，見從小拉拔的孩子這樣擔驚受怕，也跟著默默流下老淚：「別慌，奶娘給妳想辦法。」

奶娘將雲檀拉到茶几旁坐下，仔細釐清來龍去脈後說道：「聽來說去，妳那皮影可先得把它們化了，人形的東西畢竟有些靈氣，容易沾惹一些髒東西。」

裝著皮影的官皮箱全擱在左邊隔間裡頭，聽奶娘這麼說，雲檀連忙跑進隔間打開官皮箱，數來數去就少了那一件，想到前陣子做的那個夢，她全身發寒，六神無主地走出隔間對奶娘說：「奶娘，那文武生的皮影不見了，就是從喜來那裡得來的文武生皮影。」

蔚泱恰好此時自門外跨進屋內，見雲檀跟她奶娘二人神色有異，眼眶兒跟鼻尖皆泛著水紅，忍不住笑說：「唱大戲呢，怎麼娘倆哭哭啼啼的？」

那些話剛落下，蔚泱便湊到雲檀面前：「哥哥說嫂嫂近日身子弱，哥哥不提我還沒注意，今日一瞧，嫂嫂果然顏色憔悴許多。」

見蔚泱容光煥發神采飛揚，加上她說的話聽來備覺刺耳，雲檀一反往常地不答腔，悶聲不吭地轉身走進房裡躺著。

蔚泱頭回見雲檀這樣，被人這般視若無睹還是頭遭，隨意跟奶娘寒暄幾句後，便悻悻然地離去。

奶娘認為這些怪事都跟皮影有關，想是枉死的喜來前來糾纏，至於那只有半張臉的女鬼，一時間奶娘還想不出其他的道理，只好要雲檀先備些香火紙錢，到喜來被撈起的水埠上祭奠一番，隔天奶娘找了藉口，對姑爺說領雲檀回娘家住上幾天。

雲檀回到娘家的當晚，深夜裡奶娘替她找好了小船，將備好的香燭紙錢、以及給喜來當丫環的紙紮巧娘，連同雲檀收集多年的皮影戲偶一起運上船。

深夜裡小舟在寒氣沉重的水巷中緩緩前行，木槳破水之聲冷冽孤清，穿過一座座八字橋，雲檀立在船頭，撥開層層垂蔽的楊柳，柔軟的枝條，有如依依攔人魂魄的手。在這樣的夜裡，雲檀突然有種預感，假如喜來也是在這樣孤峭的夜裡死去，恐怕自己的這個病，是再也好不了的。

焚燒紙錢、巧娘的火光烈烈，奶娘誠心地焚香祭奠，雲檀則楞楞地注視著那團破壞無聲夜色的火焰，默默地將一件件皮影戲偶扔進火堆，燃燒過後帶著火色

的灰燼往上飛去，如同點點金光或流螢。

雲檀仰頭看著不斷向上飛散的火星，覺得喜來他並沒有帶著她燒給他的金寶紙錢跟巧娘，跟著這些引路燈火往上飛去。

這幾日小仙咳得厲害，偶爾會咳出血沫，時序將進入寒氣漸升的立秋，前幾日她跟那女鬼終於有了眼神的交會，她感覺到那女鬼對她的恐懼與厭惡，沒想到竟然連鬼都怕自己呢。銀香毬仍在床下流光似地隱隱發亮，胸口雖然發疼，但小仙在這晚難得地作了美夢。她花容似玉，上穿窄袖短襦，下著印染團花的長裙，肩披繡滿花鳥的披帛，頭上還簪著金花頭面，同樣也是在燈火通明的元宵夜，煙火交輝人聲鼎沸，那人自她身後輕握住她隨風飄發的肩披，她轉身笑吟吟地攤開手，將銀香毬親自交還。

自水埠邊祭奠喜來後的一個半月，雲檀的疙瘩不見好轉，並擴及腹部，即使她一身華服，淡掃脂粉，仍難掩倦容，她鎮日裡坐著發呆，總覺得四周有窺伺的眼神，那樣的窺伺讓她極為不安，丈夫幾日來為她延醫診治，每個大夫都說雲檀只是體弱氣虛。她可以好幾天不跟任何人說上一句話，蔚珩甚至覺得妻子雖人在眼前，可是已經失了魂失了心，他囑咐蔚泱只要他出門，盡量到屋裡幫他看顧雲檀，以免出了差錯。

但雲檀每見到蔚泱就感到氣悶，只要蔚泱一跨進門裡，她就矇頭睡去，蔚泱覺得沒趣，久了也不想再來，但蔚泱不想到雲檀屋裡的主要原因，還是雲檀出神的模樣，雲檀醒著的時候視線常常不知落在何處，好像越過蔚泱身後就能看到什麼東西，那種眼神讓人感到寒毛豎立。

今晨蔚珩要出趟遠門，行李下人都打點好依次排放，雲檀倚在床上看著自己的丈夫清點行裝，她伸出纖瘦得似乎一擰即斷的手叫喚著，蔚珩轉身見到反手緊握妻子的手，她無甚表情語氣微弱地說道：「我不送你了。」

當下人將行李提出，丈夫跨出房門沒多久後，雲檀又想到什麼似地站起身，隨意縮了頭髮，套上藍色大襖及紅色馬面裙，穿著室內的軟鞋跌跌撞撞地追出去，她立在沈家私人的水埠上，蔚珩已經上了船，天色仍灰藍不清，秋日清晨的風不斷迎面吹來，她的髮絲隨風不規律地飄動。

「怎麼又出來了？」她的丈夫立在船上，仰頭看著水埠上的妻子。

「我還是想出來送你。」雲檀虛弱地揮舞手中的帕子。

「風冷，快進去吧，我事情辦好就儘快回來。」蔚珩催促著，小船開始划動。

在彼此漸行漸遠不斷拉開的距離中，颯颯的風鼓動雲檀的衣裙，蔚珩頭一回覺得妻子的打扮，在這樣的清晨裡有種淒艷的妖異，雲檀就這樣注視著逐漸遙遠的丈夫，她有種感覺，自己可能再也無法見到他了。

雲檀緩步踱回屋內，在昏黃幽暗的房內，她突然慘叫一聲倒下，身上的腫包鼓動著，她解開衣服，有張源源不絕像皮的東西自體內湧出，並開始往外攀爬延

伸，雲檀全身無力地癱軟在地，那自體內增生至外的皮逐漸成型，它有鼻子有嘴唇，眼睛處卻是空洞，它的唇緊貼雲檀的耳、逐漸游向她的臉龐、她的頸，她想起那晚冰涼的感覺是什麼。

那張皮發出像哭又像笑的聲音，唇緊貼在雲檀耳邊低聲說著：「妳的心是黑的。」它自耳邊緩緩縮回至胸口，又是哭又是笑。

「喜來？」雲檀掩面啜泣，她根本不敢伸手去碰觸這由自己身上生出的東西。

那增生的皮擁抱她般地往身體各處蔓延，沒有痛感卻感到無法呼吸，她瞪大眼，在最後一刻，好像聽見喜來發出連串含糊不清的囁語，唯一聽明白的只有：「生生世世。」

外頭秋色飄零，無半點新綠，小仙激烈地咳著，她感到自己的肺跟喉嚨像烈火灼燒，她的手心指縫間都染了血，她滾下床跌跌爬爬地走到水缸邊，捧出那些髒水如獲甘泉地大口飲著，一抬頭見到那麗人穿紅裙立在她眼前，她的腳邊是那枚銀香毬。小仙突然感到一口氣上不來，困難地喘息著，雙眼迷濛，小仙爬向那麗人，想撿取落在她腳邊的銀香毬，小仙的眼神渙散了，眼前的景象顛倒模糊起來，她一伸手緊抓住那枚銀香毬，用盡僅剩的氣力許下今生最後的心願：她不要再當只有半張臉的陸小仙。

雲檀自地上悠悠轉醒，伸手輕撫左胸下，還是往常的樣子，現已近中午時分，她勉強撐起身，瞥見鏡中的身影，苦笑自己何時變得如此頹喪衰敗？她充滿儀式性地自衣箱裡挑出最愛的衣裳，紅色魚鱗百褶裙、紅綢彩繡花蝶的褂子，整好衣裝後對鏡慢條斯理地細細梳妝，每根髮絲每筆脂粉都小心翼翼，她簪上金鳳釵，取出匣中丈夫送她的玉鎖片戴上。

雲檀步出房門，僕傭們見病了好些日子的夫人如此嚴粧，莫不感到怪異，但是夫人的氣色似乎又恢復以往紅潤，他們毋寧相信是夫人病體康復，但心底又暗自覺得這樣的康復，不知怎地令人感到不安。

雲檀上了後邊堂樓，跟婆婆請安，婆婆噁聲挑剔著：「怎穿得這樣艷。」雲檀只是笑看著婆婆，也不多加應話答腔。

直到夜裡雲檀招呼完沈家老少跟僕傭後默默回房，她舉著燈火走到鏡前，明滅的燈火使她的臉顯得有些鬼氣，雲檀自言自語正色道：「我不怕你，喜來，我不是什麼好人，但我不欠你什麼，只欠你一條枉送的命。」

整房間淋了一罐子火油，她回顧似地逡視屋裡的每個角落，所經之處必點燃了火，火色如流光蔓延，四周發出烈火燃燒的迸裂之音，火蛇暗藏噬人的意念游移伏伺，隨時等著噬人，身後紅艷的火光映得雲檀膚若桃花，雲檀凝視著鏡中的自己，她頭回覺得自己勝過蔚決，她雙頰發燙張口用盡最後的無明說了些什麼，語音方落，明鏡因高溫瞬間應聲破碎四散，清脆的應裂聲在烈焰迸裂中變得極為幽微。

她倒臥在地，感覺到喜來蹲在她面前，懷著歉疚與矜惜輕撫她的臉，清涼如

水的流動，他攤開雲檀的掌心，將銀香毬放入，歷經生死流轉的持有者們滾燙的意念，伴著亙古世代遷移的記憶，化作每葉鏤花流入雲檀的血液，在雲檀體內自動拼湊那些碎裂的感情與想像，尖銳與圓滿不斷觸動雲檀的心緒，其實喜來對自己所勾勒的美好僅是虛空，究竟誰是誰非呢？鼓動的濃煙讓雲檀噙著淚，彷彿看到駝著背的喜來往屋外走去，步履所及，簇簇艷色焚燒的曼珠沙華皆成化作濕冷的灰，喜來回過頭，稀薄的臉讓雲檀看不清表情，雲檀在闔上眼前看著自己的手中，卻是空。

陽春時節，紫藤花棲蝶似地停了滿樹，風來，懸花欲飛未飛，雲檀依舊坐在娘家閨房前紫藤花下的搖椅上，若有所思地看著沉睡懷中兩歲大的女兒。

大火燒掉沈家的一棟堂樓，那晚的火場隱隱中有條活路，幾名僕傭自大火中救出倒臥在地快沒了氣的女主人，發現雲檀除了手臂上些微的燙傷外，可說是毫髮未傷。蔚珩常好奇地問及那晚的事，她只是笑著緊了緊手，意味深長地看著丈夫。

奶娘端著點心走進院裡，擱在樹下的小几上，自雲檀手中抱過孩子笑道：「小小姐可真是個美人。」

雲檀輕碰自己的左胸下，那裡只剩片指甲大抹不褪的淡青色印記，聽到奶娘那樣說，雲檀揀起身上的紫藤對著落花流露出一迷離難解的笑，以沙啞又飄忽的聲音低喃：「美人啊。」

爽然的風嬉鬧地在樹縫中迴旋，攜來香氛的紫蝴蝶拂了樹下三人滿身，奶娘懷中抱著的女娃娃感到什麼騷動似地，掙扎地哭了起來。